相见何如想念

刘堤洪

春节回长沙，三五旧友，与彭国梁相约城北一间茶楼小聚，这家馆子装修格调古朴清雅，包间、走道上挂有字画。登楼，迎面一孔橱窗，小圆灯投射在一幅扇面中央，宣纸上密密麻麻排满蝇头小字，凑近细看，原来是彭国梁的散文和他的书法作品《泥巴》，就着射灯，把这篇熟悉的文章重读一遍。

彭国梁，好诗文，美髯公，自号：胡子。我和他在长沙广电媒体共事几年，为约稿、采访、写作事时有过从来往。接触这篇散文，可称一段陈年往事。那年，他父亲遽然过世，受人之托，我去乡下吊唁慰问，由此一脚踏进“泥巴”世界：泥巴墙、泥巴路；泥巴砌的灶台，泥巴垒的新家。烛香袅袅、钱纸飘飞映衬哀戚的氛围，触发一份莫名的忧伤，隐隐的。尽管之前，我和乡村人事也有交集，不知什么原因，从那以后，只要说起农村，脑海里就会隐约叠出彭家老屋的画面。

俗话说，近处无风景。与国梁相识多年，接触他不断出手的文章书画，已然成为常态。当年读过《南方周末》刊载的散文《泥巴》，并没觉得什么特别之处。初始的感动平复之后，假如没有以后的故事，此文命运应该和我浏览过的其他篇什一样，或另存为某个文件收藏夹，或静静躺在某本集子里，待眉眼低垂，行走不便时，我兴许会点一盏灯，泡一壶茶，翻阅一沓故纸，回望时光。

九十年代初，受某个机会诱惑，我跑到深圳，成为一名南下赶海人。几年兜兜转转，最终又回到媒体圈。一九九九年底，我所供职的深圳广播电台牵头筹办经典诗文朗诵会，主题定名为“土地诗情”。我拿到准备付印的节目单，一眼看到朗诵艺术家童自荣的节目《泥巴》。这是出自彭国梁之手的那篇文章吗？问过经办人，回答模棱两可。电话中，我也就“或许、可能”地跟胡子透了点消息。当时，他刚好与几位湘籍作家在广东南澳岛采风，我俩约定，演出时再向他介绍现场情况。一周后，深圳大剧院，在钢琴舒缓、深沉的旋律陪伴下，童先生信步走到舞台中央，落坐。手执话筒，时而颔首低吟，娓娓历数泥土的些小秉性，“将脚伸进泥巴/即使在冬天/也有一份温暖”，“舌头起了泡/那是火。母亲要我把舌头伸出来贴在陈旧的土墙上/不到一碗茶的工夫/舌上的泡就不见了”，时而纵目深远，铿锵顿挫地抒发泥巴拙朴敦厚的品质：“被泥巴粘住的脚都是健康的脚/十个指头伸展开来/阳光站在草叶上微笑/天地很大”。一时间，他似乎跳出文本轨道，恣意挥洒大地深情；一会儿，又收拢音量，咀嚼作者的人生感悟。极富磁性的声线随着语气、语感起伏跳宕，舞台背景在淙淙泉水、原野青山间变幻。我如期拨通电话，不吱一声，让作者在电话另一端，默默收听现场直播，直到掌声响起。当晚，陪同演职人员宵夜，走到童自荣身边，我随口一说，《泥巴》作者是多年朋友，童先生点头回应，笑称自己与作者神交已久，未曾谋面，希望日后能摊上机会。

就这样，撂到桌边的一句话，一搁就是廿年。时至今日，《泥巴》这篇散文，有时候被贴上《中国的泥巴》这样高大的标签，伴随童先生的足迹，行过大江南北：北京、上海、郑州、济南、成都、长沙、深圳。又假DVD、VCD、激光碟片和互联网平台，走进万千读者的电脑和手机里。童自荣对于散文的倾情演绎，已然成为《泥巴》的代言人。更多的时候，你可能说不清楚，究竟是童自荣带火了《泥巴》，抑或是原作让童自荣朗诵艺术锦上添花。这不，活跃在两岸三地的美学名家蒋勋先生，也找来光碟，从中搬出大块《泥巴》，极似旧时农村压制土砖，他特地为此撰文《人类对泥土的认知》。惟作者与朗诵艺术家至今缘悭一面，不能不说是人生一件趣事。能不能水到渠成见上一面，只能听由命运安排，历史上，同代文人互相欣赏，一辈子未曾交集的故事，多有成例。至于要不要见面，我倒想起钱锺书老人晚年一桩轶闻。钱先生对极想拜访他的某国女学者说：“假如你吃个鸡蛋，觉得味道不错，又何必认识那个下蛋的母鸡呢？”有种遇见，虽不曾谋面，却好比久别重逢。一方留白、一抹枯笔，一份疏离，一点缺失，何尝不是写意人生，真情至性的境界呢？亟想掉头返回茶楼，和胡子聊聊这个有趣的话题。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

回眸一九九二

叶有旭

1992年的5月，有一件大事：上海股市全面放开股价。

时间回拨到那年5月20日。我下班到家，大哥告诉我：“明早上交所要取消涨跌停板，阿拉年初合买的20张认购证中签的新股肯定大涨，夜里一道去证券公司排队抢委托单！”我听了十分兴奋，马上安排好第二天请假，九点多钟出发，一路上都在商量操作办法。

我问：“三月初摇奖一共中了多少新股？两个月过去我都快忘了。”

大哥张嘴道来：异型钢管、众城实业各中100股，另外五只（二纺机、轻工机械、嘉丰股份、联合纺织、强生出租）各中60股，一共500股。

我又问：“3月27日上市，最近走势如何？”

大哥笑了：每天无量涨停（五月初涨跌停限幅刚从1%上调到5%）。

“明天会一步涨到位吧！你心理价位多少？”

大哥肯定地说：“我估计最起码再翻两只跟斗，考虑先抛掉一半，其他的留在手里再看看。”

我吃了一惊。

当晚十点我们到了威海路上的申银证券公司，门面不大，像现在工行的分理处。很窄的上街沿停满了自行车，台阶上早已坐满了人，挤不下的就三五成群站在马路上交谈。大哥找到股友，挤出个很小的空位坐下，迷迷糊糊一直撑到了天亮。

早上八点多，保安拿话筒通知九点正式拉卷帘门，但只发几十份委托单，这下人群炸开了锅，起哄的、骂娘的、推搡的。拿到号的人自发地抱住前面人的腰以防插队，前胸贴后背。此时再看这条威海路，公交车被堵在中间寸步难行，喇叭声此起彼伏，人们置若罔闻地穿行在马路中间，好像是从地下突然冒出来的喷泉汇成了小溪、汇成河流、汇成江海，淹没一切障碍奔涌而来……

幸亏卷帘门提早打开了，升到齐腰高时就有人双手撑地爬进去了，人群接着蜂拥而入。几十只拿着号单的手直直地伸进窗口，几乎碰到工作人员的头。接单员收下每个人的号单，再利索地撕下手中的委托单塞进客户手里，同时大声提醒着：“委托单每张x元，只好填市价勿能挂篮头，勿能撤单！”

大哥艰难地挤出人堆把委托单递给我，我把单子放在他后背上就填上了。刚写完就听有人喊：“开盘了！勿得了！1260点涨了643点！”热闹的大厅瞬时安静下来。视线穿过密密麻麻的脑袋，依稀看到二纺机开盘价249元，成交只有60股，其他的新股几乎没有成交，显然卖方不愿出手。十点左右成交活跃起来，新股价位全部标出在250至300元之间。大哥说差不多了，立马再度挤到柜面递单，好久他才拿着敲过章的委托单过来兴奋地说：“总算报进去了，勿晓得啥价位成交，明早来拿交割单。”

大致算了下盈利，一阵狂喜难以置信，按当时的工资得干上几十年！此时6只上市新股的价格普遍高于老八股，电真空等反而吸引买盘开始上涨。之后新股回落，但仍比开盘时高出不少，大哥脸色铁青，后悔抛早了。我的心脏随着大屏幕的数字跳动七上八下，两个小时很快过去了，我也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看盘。

人潮终于慢慢退去。走出大门我和大哥相视一笑，这才发现他的衬衣纽扣掉了几颗，裤脚接缝处断线了；我的皮鞋也满是被踩的脚印，鞋带尽散险些被绊。回到单位昏昏欲睡地混了半天班，下班一到家就问大哥行情，他说后市又涨了不少，所以他就不抛了。晚上看新闻报道：当天上午申银、海通、万国三大证券公司周边交通全部瘫痪，海通公司因铁栏杆被挤坏不得不关闭行情显示屏……

第二年8月我总算也开通了自己的股票账户，至今已是一员市场老兵。回想那个初夏通宵排队之夜仍记忆犹新，那是我的股票投资入门，更是整个证券市场从计划经济跨入市场经济之门，股票市场在长期受压制扭曲后恢复了活力，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由此驶入快车道。

一枝玉兰花

红萍

一枝玉兰花，插在花瓶里，有八个花苞挂在枝头。

3月12号。早晨，玉兰花三朵半开，五朵含苞。下午四点，玉兰花半开的三朵全开，一朵半开，四朵含苞。

3月13号。早晨，玉兰花四朵全开，比昨天开得更大。四朵含苞。下午四点，全开的四朵玉兰花，花瓣开始朝后方伸展。一朵半开。三朵含苞。

3月14号。早晨，四朵玉兰花是怒放了，花瓣拼命向后方伸展，不能伸展的花瓣向后打卷。一朵全开。三朵半开。

3月15号。早晨，怒放的四朵开始啪啪地掉花瓣。其余四朵也全部开放。

3月16号。早晨，最先怒放的四朵花瓣落光，剩下咖啡色的花心。其余四朵开始怒放，洁白的花瓣拼命朝后伸展。

3月17号。早晨，一枝玉兰花，七朵的花瓣已掉落，枝头上只剩下最晚开的那一朵在怒放。

3月18号。早晨，八朵玉兰花的花瓣全部掉落。

一周的时间，每一天我看见这枝玉兰花都不一样，看着花开，看着花落。

从点滴做起

陆雪

垃圾分类的目的是提高资源价值和经济价值，力争物尽其用，是对垃圾收集处置传统科学管理方法。对于广大市民而言，无疑是一个全新的命题，看似小事，其实小事不小。虽然是举手之劳，但要真正做到做好，也并非易事，需要养成良好习惯，人人从我做起，从身边小事做起，从日常生活做起。只有长期坚持，才能做好做到位。

习惯小改变，生活大不同。人从本质上都不太愿意去改变自己，因为改变自己意味着要放弃熟悉的自我，重新塑造陌生的自我。在查尔斯·杜希格的《习惯的力量》中，作者提到了这样一个被论证过的观点：习惯是无法消失的，你想消灭坏习惯，只能选择用好习惯来代替它。改变习惯，需要坚持『小处着眼』的原则。有很多小而美的习惯，其实都能帮助改善我们的生活。这样的小事积累得越多，我们的自信心、满足感、快乐感都会随之放大，人生也将会实现大不同的飞跃。也许，这将是一个契机，带动人们在各方面由好习惯起，进入更美好的生活。

灯花

仆仆道途

徐梦嘉 文/图

梦笔寻踪

仆仆道途（僕僕道途）和风尘仆仆（風塵僕僕）意思近，都是形容旅途劳顿状况的成语。僕简化后作仆，而简形的“仆”字本来就有，是仆倒的仆，成语前仆后继归繁作“前仆後繼”，后继需归繁，前仆依然。为了行文清晰，小文解析僕、道、途三字，僕用繁体。

僕，供役使的人。粪是僕的本字，亦声。甲文粪（图一）是罪人、农人、僕人三者的综合写照。1.罪人：粪字头上有刑刀（辛）。2.农人：主体部分系双手端簸箕在劳作，《汉字源流字典》：“手持盛粪土的簸箕扫除。”这种析形是可商榷的。字中数点抛空，显然不是扫除粪土的动作。早年上山下乡干过农活的我知道，这双手端簸箕是在扬稷谷，每次上扬谷粒，利用风力将质轻的稗粒、瘪粒，以及灰尘碎石杂质吹撒出去，饱满质重的谷粒就会落下，一般上下几十次后便完成了。3.僕人：粪身后形体，学者有识定是“尾饰”，其实是附加一把扫帚，随时要洒扫庭除。

罪人、农人、僕人三种不同类型身份的人都在一个字上体现，昭示“粪”泛指社会地位低下的弱势群体。也可以复合为一人，即罪人扬谷打扫。金文起粪形蝉变，粪旁加了亻，当是“监督者”。秉持商朝为奴隶制时代观点的学者，常引用僕字作论据之一。活计多的“辛劳僕”字叠出僕僕一词，有屡屡、烦琐、奔走劳顿的意涵。

道，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》依据秦代小篆析形：“道，所行道也。从辵，从首。”甲文“道”由“行”（十字路形，即四通的道路）中间安置“人”组成，是一个人行走在路上的画面，简约明了。金文“道”主要两款，1.（图二）从行、首、止（脚）。“首”表示想一想怎么走，这个构形本义是指具体走的道路；2.（图三）以又（手）代止。这个构形本义指被引领着走道路，此引领意后由道加寸（也表示手）配出的“導（导）”替代，并演绎产生出与之相关的词；领导、引导、向导、倡导、导引、导游、导师、导言、传导、导致、开导、教导、因势利导等等。

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，“道”的实象道路字义外还增添了虚象“道理”的新字义，用以表达事物“行走道路”的规律性。此“道”是道家思想的核心。道家认为，“道”是宇宙的本源，也是统治宇宙一切运动的法则。道家鼻祖老子云：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”

途，《广韵》：“途，道也。”《辞海》释途也是“道路”。途（甲文，图四）最早源于甲文止、余构形。途不是单纯形声字，“余”既是历来识定的声旁更是形旁，余字为舍的先文，形状是单柱无壁尖顶的简易茅“屋”，如同现在的大型户外伞。“途”字中的余，则表示客栈、驿亭。止，脚也，在“途”字中有行走和止步双意。途的形义就是：旅人走累了，走到“余”处需歇脚或留宿了。金文在“余”的左右添支撑木棍，小篆“途”（图五）再加表示道路的彳，正体“途”沿袭这彳止配出的辵（辶）和余组合。当前根据正体乱解汉字现象很多，如将“途”解为“余下的一段路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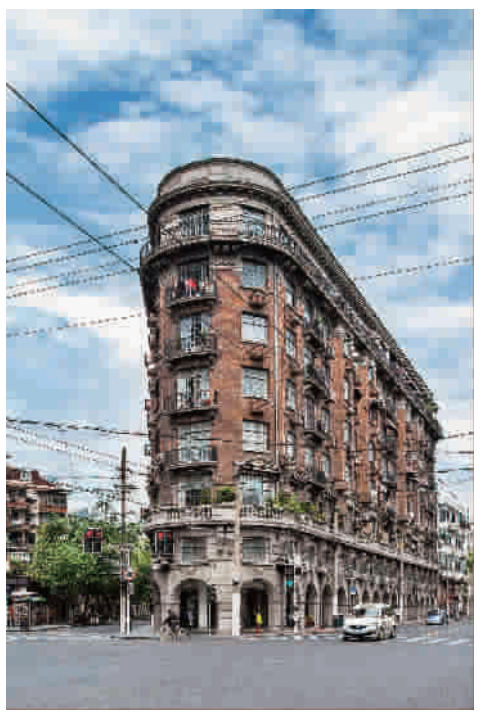
“途”之道路漫长迷茫，不容易走，有时是走不得的。途的词往往含这方面意涵：路途、旅途、长途、迷途、歧途、前途、通途（通途是需要花心力体力财力开辟）、穷途、泥途（泥路即泥土路或泥泞的路，无引申义。泥途则指陷入困苦境地）、阮途（末路）、泉途（阴间路）、触涂宜慎、荆棘载途乃至星途、仕途等等。旧时途与涂、塗互为或体，亦可区分这三款“途之路”（一般不分，都作“途”），陆路为“途”，水路为“涂”，水陆路为“塗”。

图一 粪（甲文） 图二 道（金文） 图三 道（金文） 图四 途（甲文） 图五 途（小篆）

七夕会

移轴记录武康大楼

侯伟荣



2012年买了尼康D800E全幅照相机后，我的徕卡F28/2.8移轴镜头有了用武之地了，可以用来拍摄建筑物。

使用普通广角镜头站在地面上要拍摄高大建筑物，如果没有足够远的距离，想完整地把建筑物摄到画面中，就需要有仰视的角度，这样会造成建筑物下面大、上面小的汇聚作用，使得建筑物不漂亮。利用移轴镜头可以调整透视的功能，能控制最大限度地不变形。有了这个移轴镜头后，就想去拍摄著名的武康大楼。

那天早晨还下雨，上午就是阴天了。阴天的光线很柔和，是非常适合拍摄建筑的。下午1点半不到一点，天空有了阳光，而且还有美丽的云彩。公寓基本上处于顺光，那样优雅。如何来表现呢？我决定在公寓周边的几个位置都拍摄，再选择看哪个好。站在与淮海中路武康路相交的路口上拍摄，架起三脚架照相机，设定好光圈，利用照相机里的测光系统测光，用手动方式定好快门速度，再开足光圈利用移轴镜头进行调整透视构图，尽量使大楼不变形，然后把光圈收缩到预定的数值进行拍摄。拍下来，感觉在余庆路天平路路口角度最佳。

我拍摄武康大楼时，架空线还没有入地，这也记录了时代的特征，放在今天，则见证了时代的进步。

摄影